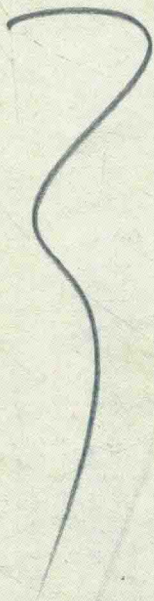


# 幸福黎民

贾维庸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幸福黎民

贾维庸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黎民 / 贾维庸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313-5366-9

I. ①幸… II. ①贾…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6573号

---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责任编辑: 姚宏越

责任校对: 于文慧

封面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50mm × 230mm

字数: 295千字

印张: 18

版次: 2018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2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313-5366-9

定价: 45.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1959年在鞍山二中初中一年结业，部分同学与班主任周景文合影，前排右一即我



1966年，在济南



1968年轻工学院毕业前部分同学合影，照片中后排左二即我



1982年6月29日，新宾造纸厂刘玉魁、吴景春、陈世杰与我在厦门鼓浪屿留影



1986年调转到辽阳工业纸板厂，夏初季节我们全家四口人游千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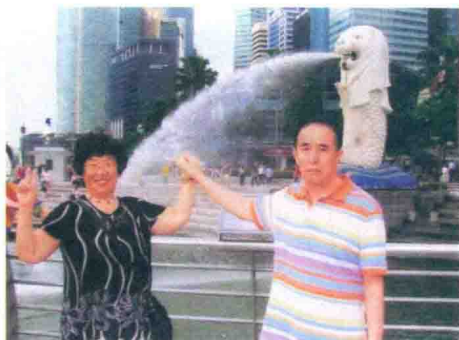
1990年，我参加赴非洲喀麦隆考察团。图为我在向喀方人员讲述造纸方案



2004年，儿子贾洪岩和儿媳王瑶在辽阳举办婚礼



2011年，去瑞士探望女儿贾洪图，在苏黎世湖边留影



2012年，随团旅游，在新加坡狮首鱼身前留影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双塔前留影



在泰国皇宫前留影



在水城威尼斯留影



在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留影



在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前留影



2014年8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音乐厅留影



女儿领我们老两口去巴黎旅游，在凯旋门前留影



2014年，女儿带我们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留影



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我们与女儿合影留念





2015年，全家在天津棋盘山入口前合影



2016年，在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雅琴大弟弟家，与她三个弟弟、弟媳合影

## 前言

2011年8月，我们沈阳轻工业学院同班同学在丹东市举行毕业四十二年的第四次聚会，同窗之情真挚纯朴。聚会结束后，在返家的火车上一位顺路的同学关心地问我，退休在家闲着没事都做些什么。迟疑一下，我还是鼓起勇气告诉他：“我想把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写出来，在退休之前这个想法就存在我脑海里了。”

作为当代中华民族的芸芸众生一分子，我要把自己怎样度过这漫长的岁月追溯梳理出来，以此构成中国辽宁局部地区当代历史的点滴。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与岁月”丛书出版说明讲的那样：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现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

我是默默无闻的沧海一粟，不是功成名就的风云人物。但我相信，自己生命的存在以及毕生的无奈与希冀，依然能构成社会进程中比较生动鲜活之元素。

我向读者保证，我所写的个人历程真实、确凿，没有任何虚构和改动。

在7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与我接触过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已达耄耋之年。我相信，他们对我这个善良、安分守己的大学生都会感到信赖和满意，会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踪迹留在我的作品中，留在世人的记忆里。

## 目 录

1	第一章 毕业分配工作
9	第二章 小学到高中
44	第三章 大学生活
60	第四章 新宾县永陵镇
95	第五章 在辽阳
133	第六章 天津生活
176	第七章 瑞士行
221	第八章 旅游探亲
281	后 记

## 第一章 毕业分配工作

### 1

“呜——”一阵火车汽笛声，从沈阳开出来的客车沿着沈吉铁路线穿过第一座隧道。火车逐渐减速，慢慢地停在新宾县南杂木车站。这里是我要去的新宾县县城的中转处，我还要再坐长途汽车到县政府去报到，听从国家分配去工作。我扛起当年最便宜的棉线毯包裹着的被褥捆成的行李卷，手里拿着脸盆里装满牙具、肥皂、毛巾的网兜，一脸茫然地跟着人群走出车站。在火车上我已经打听明白，我要去的新宾县城距离南杂木镇还有120多里路程，需要再坐3个多小时的汽车才能到达那里。南杂木汽车客运站就位于火车站出口斜对面约有100来米的马路边。这时已是晌午，我顾不上吃饭，急忙快步奔向汽车客运站。我的前后有十多个人也快步往那里走，大家心里都明白，去晚了就可能买不到当天的汽车票。走进车站，我看到有好几排往县里各个方向去的人在等着买票，往新宾县城去的售票窗口排队的人最多。我径直站到排尾，真担心买不到今天的车票，那样我就得在南杂木镇上住一宿。我挺幸运，半小时后排到售票口。售票员说还有3张票，我急忙掏钱买了一张。到县城的票价是2元钱，不算贵。回头看见后面有两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也准备买票，是一男一女。下午1点我检票上车，坐到汽车最后面靠近玻璃窗的位置上。那两个学生和我坐同一排另一侧的窗边，中间还有两个位置空着。不一会儿上来两个人，坐在我旁边，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买到的车票。

这时是1968年12月末，按农历算已快进入腊月，数九寒天特别冷。刚上车时从车窗往外还能看到周边的房屋和道路，汽车开动以后玻璃上开始上霜，越来越厚，半小时后就看不清外面的东西了。回头瞧瞧车内，人们都静悄悄地坐着，随着汽车的颠簸晃动着身子。和我坐同一排另一边的两个青年男女靠得很近，偶尔还小声说几句话。我猜想，他们可能是一对恋人，甚至是两口子，和我一样也是某学校分配到新宾县的毕业生。看到人家两人亲密的样子，我自己心里别是一种滋味。唉！别瞅了，还是看看车外的风景吧。车窗玻璃上的霜已近半厘米厚，我用手掌焐了好一会儿才化开一小块。透过玻璃往外瞧，公路是沙土道，在路边隔不远就有几个长方形的沙土堆，可能是养路工修补路面备的料。路边是水沟，这时已干涸见底。挨着水沟是稻田，早已收割完毕只剩下茬子。再远处有一条水渠，向山脚那边延伸。水渠一侧的土台上站着几只乌鸦呱呱地叫着，我听着心里有点不太舒服。转过头来闭目养神，毕业分配时的前前后后情景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呈现，不由得感慨万千。

## 2

我是沈阳轻工业学院68届毕业生。按照当时省里的文件精神，在1968年12月中旬开始了毕业分配，我们上一届的毕业生在10月份已经分配完毕。我父亲在伪满洲国时当过警察，属于有历史问题那一类，但是，我在学校四年的表现还不错，受到团组织和同学们的肯定。刚入学时，我的上进心就挺强，我要改变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而可能将来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所以，平时学习上很努力，学校组织的各种劳动踏实肯干，重要的是思想要求进步，写过多次入团申请书，汇报自己的思想，并且把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向团组织都讲清楚。班级团支部根据我的良好表现，在“文革”前的1966年3月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班里入学以来头一批发展的团员，共4个人，有本学院教授的女儿欧阳慈，还有李传银、王忠华和我。当时全班共计31名学生，非团员占多数，我能首批被发展入团感到很自豪。

我的入团介绍人李敬林是从本溪县考上来的学生，朴实正直，当时担任班级团支部宣传委员。我刚入团不久，自己想应该好好表现，不辜负团组织的希望，积极参加“运动”。到“运动”后期，我参加的群众组织被认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我只是一名普通群众，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实干人，没干过任何出头露面甚至出格的事。鉴于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自己的分配结果虽然不能满意，但还不至于落到最差的情形。1968年12月上旬的一天，当时由工宣队主持的毕业分配已近尾声，好的和比较好的地方都名花有主。我有幸被提议可以去盖县（现盖州市），这里有我的入团介绍人李敬林的意思。盖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称盖平县、盖州，是辽南地区较大的县，在沈大铁路线上，离我父母的家乡海城县有100来里路，对我来说是个说得过去的地方。其实，海城县也有一个分配名额，但是已被另一个鞍山学生占有了。海城是离鞍山最近的县城，但是鞍山市没有分配名额，这个同学只有去海城。正当我心里暗自宽慰时，另一个同学提出让一名女同学去盖县。分配情况出现了争议，形势严峻起来，到底决定让谁去呢？沉默了一会儿，李敬林和几位负责人小声嘀咕几句，说：“这样吧，你们两人去教室外自己商量一下，看看谁去合适。”他们把这个球踢给了我们这两个当事人。于是，我们走出教室开始了商谈，我这个天真幼稚者将面临决定自己命运的第一次挑战。那个女同学是鞍山人，是鞍山八中考到沈阳轻工业学院的。我也是鞍山市人，是辽宁省重点高中鞍山一中的毕业生。怪不得我们都希望能分配到盖县呢！她先我一步走出教室，我刚迈出教室门口关上门她就满脸带着笑容对我说：“怎么办呢？我处的对象也分在盖县。”我一听傻眼了，这是明摆着让我把这个名额让给她！可我在这之前没听说她搞对象啊？谁还去搞调查呀！不管是不是有这档子事，我就让给她吧，一种大度仗义的心理升腾起来。于是我很干脆地说：“那你就去好了。”她没料到我会这么爽快就答应了她的请求：“太谢谢你了！”我自豪地说：“没啥！”就这样，不到两分钟我们的商量就有了结果。我先回到教室里，走到李敬林的桌子前告诉他：“让她去盖县吧，她的对象在那儿。”李敬林很惊讶：“没听说她处对象了呀？是哪个班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没细打听。”就

这样，一时的冲动，发扬了风格，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况且，不见得我的决定是错的。相反，后来几十年的经历，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于是，我最终被分配到新宾。新宾县城不通火车，是辽宁省东部山区最偏僻的地方，经济上是全省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再往东面就是吉林省通化县。工宣队的工人师傅安慰我：“那个地方山高林密，人口少一些，但是空气好，还是清朝老汗王努尔哈赤发家的地方。”

### 3

我的思绪被一阵笑声打断了。坐在我同一排那两个学生模样的乘客一路上一直小声地交头接耳，可能谈到了什么开心的事，他们就禁不住笑声大了起来。见到周围的人都瞅着他们，那个女学生低下头不言语了。客车经过4个来小时的颠簸终于停在了新宾县客运站的院里，这时我感到浑身疲倦。向戴手表的旅客打听，知道已经是下午5点多，天色也暗了一些。我想这时候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定都下班了，先找个住处明天再去报到。问旁边的人哪有旅店，知道了离客运站往西不太远有一个桥头旅社，是新宾县最大的国营旅社。初到一个新地方，还是找一个正规的住宿地方为好。走到那儿一看，桥头旅社真是名副其实，就坐落在新宾县最大的河流——苏子河的南岸。旅社门口有一座通往县城河北的木制栏杆桥，桥墩子是用石头、水泥砌成的。我扛着行李提着网兜走进桥头旅社大门，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登记处办完手续交完款之后来到给安排的房间，在二楼靠近马路一侧。推门进去，一眼就看到与我同乘一辆长途客车的那个男子正坐在一张床上。我不禁问他：“你也是分配到新宾的学生？哪个学校的？”“我叫关文生，是辽宁中医学院1968届毕业生。”这个青年人文质彬彬地自我介绍。“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女学生呢？”我有点唐突地又问人家。“她是我的同学，安排在另一处房间。”关文生回答。转过身我又向另外两个青年打听：“你们也都是来新宾等待分配的毕业生？”答曰都是。他们自己说，一个是沈阳中国医大的，另一个是沈阳卫校的。

虽然我们算不上他乡遇故知，但大家都是外地人分配到新宾县工作，现在遇到一起也是缘分哪！彼此热情交谈，都感到很亲切。听这两个人讲，他们是昨天晚上到的，今天上午去毕业生办公室办好了手续，因为下午没有客车只能再住一宿，明天早上乘车到分配的地方报到。我好奇地问他们都分配到哪儿了，据他们说一个是被分配到北四平公社，另一个分配到国营嘉禾畜牧场。沈阳卫校那个中专生是去北四平，他说那个地方是新宾县最偏远的公社。我又问：“是去当地医院上班？”他们俩异口同声喊：“想好事！”医大那个毕业生解释说：“毕业生办公室的人说先到农村生产队去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什么时候能抽上来可不好说。”他们听说我是沈阳轻工业学院造纸专业的，都说我肯定能直接分配到造纸厂，还是学工科的好。他们听毕业生办公室的主任讲，凡是学文科、师范、医科等学校的毕业生都必须先到农村劳动锻炼，农业院校的就更甭说了。言外之意，他们对我选择工科院校相当羡慕，我听了这个消息自然挺高兴。与我同车来的辽宁中医学院的关文生听了之后眉头皱到一起去了，不住地打咳嗽。后来，我听说他们二人被分配到红庙子公社，自然是先下到生产队劳动锻炼。在学校时，我已经知道1968届食品专业644班的李世先和发酵专业645班的朝鲜族学生白龙男分配到新宾，我估计他们一定是分配到了县食品厂和县酒厂。他们的家分别是在沈阳市和抚顺市，很可能比我早一点到新宾县报到。我试着在旅社登记室给李世先打电话和他联系见面。可是一会儿接不通，那时新宾县还是老式的手摇电话，由邮局的接线员给接通后才能通话。于是我不间断地摇，大约半个小时才接通食品厂的电话。我请门卫人员给我找李世先，听说他已经到食品厂两天了，在独身宿舍住。过了一会儿，李世先来到门卫室接了电话：“喂！小贾呀？什么时候到的？住桥头旅社？好，我马上去。”20分钟后他步行来到旅社。李世先是个热情、活跃的人物，他是学校有名的男高音，学校举办的新年晚会每年都能听到他的嘹亮歌声。他握住我的双手告诉我：“你明天去报到吧，县毕业生办公室主任姓翟，叫翟国平。别担心，他会按政策办的，咱们工科院校肯定能分配到工厂去。”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话，我心里更有底了。今天中午在南杂木只



顾着买票乘汽车，我饿着肚子到了新宾县城。正好他来了，我提出一起去餐厅吃饭，李世先说他已经吃过了，陪我去餐厅吃两个馒头、一碗汤、一盘素菜。他像老大哥关心小弟弟那样，帮助我换食堂的饭票，给我端饭端菜，我真有点受宠若惊。饭后他又告诉我，我们造纸专业上一届一个女同学已经去造纸厂两个多月了，他是听毕业生办公室主任翟国平说的。我想起今年10月份我曾请假回家一个多星期，可能正是那个时候上一届的同学就分配完了。后来，我没记清他们都是谁分到哪儿去了。既然是这样，也算有个熟人，见面就知道了。李世先又告诉我，造纸厂在永陵镇，从南杂木到新宾县城路过那个地方，距离县里有40来里地，不算太远。我听说工厂不在县城里，心里又有点不太得劲儿。可是又一想，别的院校毕业生还得先去农村生产队劳动呢，我这样直接去工厂就知足吧，知足者常乐。和李世先同学话别之后回到房间。拿着肥皂毛巾牙具到卫生间从头到脚彻底洗漱一遍，回到寝室后舒舒服服躺在床上睡着了。

4

新宾县地处辽宁东部山区，天亮得早。虽然此时已是冬季12月末，但早晨6点钟就能看清房间里的一切状况。那三个毕业生还没睡醒，我穿好棉裤披上大衣出门下楼，我对这里的景色挺好奇。旅社的大门已经打开了，我出来四周看了一下，往北走过马路来到苏子河桥边。顺着桥面往北张望，稀稀落落有几个人往来，一片平房上面的雪都没有融化，天气真冷，估计能有零下20多度。远处有一座三层楼很突出显眼，我知道那一定是县革委会所在地。在桥头站了一会儿感到有些冷，就回到住宿的房间，那几位已经醒来正穿衣裳呢。我因为心里有事，和他们说了一声就先去餐厅吃饭。昨天晚上换的旅社内部饭票细粮吃完了，剩下粗粮票我买了两个苞米面窝窝头就着稀粥咸菜吃。那三个人和一位女同胞也来吃饭，饭后我们休息一会儿。要分别了，我们互相留下了姓名和毕业的校名，先来的两个人还留下了他们将去劳动的地址，相约以后再见面。可是，后来我们在新宾谁也没再